

爱

□艾雪(四川)

有些情感,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线,看似了无痕迹,却时刻牵动着执线人关切的目光。清晨的阳光洒在妹妹的眼角,经过一夜的风干,泪水已然消散。妹妹睁开惺忪的眼睛,带着几分余悸坐起身,低声咕叻:“姐姐,我觉得妈妈根本不爱我。”昨夜种种,依旧历历在目,只可惜,妹妹却是局中人,看不见夜色中的爱。

时间拉回昨晚。妹妹沉迷于玩具忘了睡觉,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,依然不肯放下。再三警告无果后,妈妈气得走过去一把拽着妹妹往门口拖去:“出去!我不要你这样的女儿!”“我不出去,我不!”妹妹哭着蹲下矮小的身子,挣扎着。“你跟玩具睡大街上去,我再也不管你了!”妈妈一手紧紧抓住妹妹的手腕,另一只手把妹妹往门外推。妹妹紧抠门框的手在拉扯的过程中变得苍白起来,哭红的眼睛里满是惊恐。

此时的妈妈,像发威的猛虎,房间里的气氛显得剑拔弩张。恍惚间,妹妹已被关在了门外。她哭着拍打着房门,妈妈却置若罔闻地坐在沙发上。妹妹向来怕黑,楼道灯光十分灰暗,跺脚声、拍门声、哭喊声像破碎的玻璃片,纷纷扬

扬直刺我的耳畔。我向大门走去。“不许开门!”妈妈的声音格外严厉。我向来对长辈言听计从。此刻,门内是怒火中烧的妈妈,门外是嚎啕大哭的妹妹,我犹豫不决。几番思索后,最终选择“冒险”将妹妹转移进客厅。

“跪下!今晚不许睡觉。”妈妈恶狠狠地冲妹妹大喊。妹妹吓得跪在地上浑身颤抖。我手足无措地跑回自己房间。小时候,妈妈也用同样的方法惩罚过我,被惩罚时,曾一度怀疑妈妈并不爱我。

客厅里的灯被妈妈关掉,妹妹跪在漆黑的夜里。“你就在这里跪一晚!”妈妈丢下这句话就走了。

我想去客厅看看情况,可刚一起身就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妈妈,她悄悄伏到我耳边:“我假装去睡觉,你等会把妹妹带进房间。”我愣愣地点了点头。

妈妈回头望了望客厅,故意抬高音量:“我们睡觉了,今晚就让她跪在客厅!”

妈妈回房了,我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,拉起妹妹的手:“快起来,走,该睡觉了。”

街头补鞋匠

□李小华(四川)

每次路过那条街,都会在他摊前站一阵,看看他如何补鞋、换拉链、修伞、配钥匙……还不时与他聊上几句。

大家都叫他陈师傅,五十来岁,酱紫色的脸瘦瘦的,身子也瘦瘦的,说话细声细气,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他就靠这个修补小摊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十几年前就在县城买了住房和一个小门面。其实,头脑灵活的他年少时只跟师父学了补鞋这门手艺,配钥匙、开锁、修伞、换拉链这些都是自学的。

那些年,他的生意很是火爆,补鞋长期要排队。因为活太多,妻子每天都来小摊帮忙,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两个孩子读小学时就自己煮饭,自己上学。尽管夫妻二人从早忙到晚,可鞋子依然码了一堆又一堆。陈师傅补鞋非常细致,补过的鞋不仅牢实,而且好看,补过的地方让人不易察觉。妻子不仅帮丈夫送饭、补鞋,还为过往客人擦皮鞋,多擦一双是一双,多挣一元是一元。

已是数九寒天,我把家里的加绒皮鞋翻出来穿,突然发现鞋底与鞋面的粘胶有些脱落,而且前面部分已经磨得非常薄了。以前我的皮鞋在陈师傅那里前后各粘一块轮胎底,防滑又耐磨,鞋面穿坏了,鞋底还是好的。于是,我就把这双皮鞋拿到陈师傅那里去修补。

在街头的拐角处,一把大遮阳伞下,陈师傅坐在一张矮矮的木椅上,正低头修一件花棉衣的拉链。他头戴一顶浅灰色鸭舌帽,腰上系一根咖啡色旧围裙,脚边放着一台补鞋机,身旁有一个底部装有四个轮子的工具

箱,工具箱上面放着配钥匙的机器,侧面贴有微信收款二维码。摊前的两把竹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没有穿外套的中年妇女,一个电烤火炉正左右摇摆着发出红红的火光。原来那位大姐的衣服拉链坏了,叫陈师傅帮忙修一下。陈师傅修好后把棉袄帮她穿上,她反复把拉链拉上拉下,完全没有问题了,便问:“多少钱?”“这点小活不收钱。”那位大姐不好意思:“这哪个要得哟。”陈师傅淡淡地笑了笑:“这点小活,收啥子钱嘛。”不等两位起身,马上又来了两位补鞋的老人。我连忙把我的皮鞋递过去,告诉他需要粘轮胎底。他说:“那要多等一些时间,你急不急?不急的话,我先把他们脚上穿的鞋补好,空了再慢慢帮你弄。放心哈,保证帮你修好。”“要得。你老婆今天怎么没来帮忙呢?”我想起了以前他妻子在摊前补鞋、擦鞋的忙碌身影,便好奇地问。“她回家煮饭去了。这几年生意淡,穿休闲鞋的人越来越多,擦皮鞋的人越来越少。加上两个娃儿也参加工作了,就让她休息一下吧,那些年她太累了。”说完,他就连忙问两位老人鞋子哪里坏了。

我站着没事,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和过往的行人来。陈师傅的摊位就在街道拐角处,一个楼道底下闲置的三角形空间,他用一年1000元的租金租过来装上一道门就成了一个小储物间,他把这个小储物间当作自己补鞋的门市。门市的墙壁上挂满了长短不一的各种颜色的旧伞和各色口袋,口袋里装的都是他已经补好的旧鞋。门市外面的

“不行,妈妈会打死我的。”妹妹缩成一团,胆怯地拒绝着。“她怎么会舍得打死你?不过是吓唬吓唬罢了。”在我的强拉硬拽下,妹妹一步三回头地进了卧室,抽泣着睡着了。不一会儿,房门开了一条缝,妈妈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,在确保妹妹已经熟睡之后,她蹑手蹑脚地坐到妹妹身旁,而后是长时间的凝视,目光里有愧疚,有悔恨,也有疼惜。妈妈的眼睛开始泛红了,她伸出手,轻轻擦拭着妹妹脸庞的泪水,嘴里呢喃道:“唉,傻女儿,叫你早点睡觉,为啥就是不听呢?非要惹妈妈生气。”妈妈的视线落到了妹妹的手腕上,小小的手红通通的,还有几根手指印,想来是刚刚拉扯时留下的。她的眉头拧成了麻绳,眼睛里的“后悔”二字快要跳出来了。“怎么弄红了?我应该轻点的,我怎么就没控制好力度呢……”妈妈把妹妹的手握在掌心,温柔轻抚。妹妹终究是睡着了,她的眼里只剩下黑夜,可她不知道,黑夜背后的故事远比烈日来得更加炽热。曾几何时,我也如此害怕生气时的妈妈,可局中人的我,却没能看见妈妈的愧疚和心疼。

有些爱,总是穿着黑衣在夜色中行走,看不见但不代表不存在。很多时候,我们都是熟睡的孩子,带着满腔委屈在梦中寻觅慰藉,却不知真情近在咫尺。兜兜转转才发现:原来,夜色中的爱不需要找寻,醒来即可。



墙壁上挂着一个有些年头的电扇,酷暑天气,多亏这台电风扇给他送来凉爽的风。早上八点钟,他把补鞋机和工具箱搬到储物间门外摆摊补鞋,晚上八点钟,他又把所有的工具搬进储物间里面放置,几十年如一日,从没间断。一位老人穿上补好的鞋,起身付钱,却没有两元的零钱,他又不会使用微信。陈师傅连忙跑到附近的小百货店去换零钱。那位老人夸赞道:“这师傅好,补鞋技术好,对人态度好,几条街的人都来这里补鞋。城里那么多补鞋匠,只有他靠补鞋买起了门面,真是了不起。”“真了不起!”我看着陈师傅的背影,心里重复着老人的话。

补锅匠

□吴祖德(湖南)

都没在好打扫卫生的地方。一旦确定在某个地方开火,人们自然不会错过这时刻,因为开一次火后,父亲要过几个月才再到这地方来。所以人们一听到有补锅匠来了,家家户户赶紧把东西送过来,就是没锅补的也要来看看手艺,小孩子们的心思则是凑一份热闹。

父亲点亮炉膛,摊开家伙,我就负责拉风箱。除非到吃饭的时候,或者我要帮人送锅的时候,才会找人来替我拉

一会风箱,否则一直都是我拉,一天下来手都酸了。补锅的时候,大家围着那补锅摊蹲着、站着,边看父亲的手艺,边拉家常斗嘴,内容常有儿童不宜的,不时引起一片笑声。乡亲们轻松快活,我们的到来无疑为乡村单调枯燥的日子增加了一些乐子,给贫乏的日子增添了几分亮色。

有一年夏天,我跟着父亲出去补锅,给人家送锅时,一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,

锅子掉在一块石头上,补好的锅又摔了一条裂缝。我只好傻傻地拿回去叫父亲重新补。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骂:送一个锅都不踏实,你还能做什么事?我一听,眼泪就出来了,嗫嚅地说是有一人经过我旁边,不小心碰到我了才这样的。可是父亲不这样认为。从那以后,只要送锅,我总要看身边有没有人,如果有人就让人先过,送锅再也没有出过事。送锅这件事,刀刻斧凿般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。父亲曾想把我培养成补锅的接班人,然而,补锅匠终究被时代所淘汰了。如今,年迈的父亲守候在故乡的村庄,修补着地球,而我,在广东一待就十多年,只有偶尔用文字修补着乡愁。